



# 温暖的忧伤

WENNUANDE  
YOUSHANG

杨东◎著

情感的纠集，无奈的心伤，断点之后一切能否延续  
破碎的泪滴，伤心的旧事，难以割舍的初恋味道……



# 温暖的忧伤

WENNUAN DE  
YOUSHANG

杨东◎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暖的忧伤 / 杨东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219-06462-7

I. 温…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 202684 号

---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策 划 白竹林  
责任编辑 白竹林 王晓雪  
责任校对 彭青梅 张泉英

---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462-7/I·1127  
定 价 23.8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我曾设想过无数个版本，然而最终还是选择了忠实于故事的本身，单纯地作为一个忠实的叙述者，或是记述者，使自己置身于故事之外。可是，我却意外地发现，旁观者未必会清……





## 目 录

### 第一章 滥觞 / 10

在遭遇与凯的第一次邂逅之始实际上就已注定了后来的遍体鳞伤，或许在冥冥之中早已有了关乎情感、关乎命运的定数。这就是所谓的——宿命。

### 第二章 纠葛 / 16

两根、三根……若干根尼龙绳彼此缠绕、纠结，直至打成一个个结。果真到那时，谁还解得开？

### 第三章 心伤 / 23

有这么一种真且深的爱，不计获求，亦不奢望拥有。只要能永远那么望着，哪怕站得很远，只要不超出自己的视线，那就好，就好。付出过的，并不需要得到什么回馈。他（她）的一缕眸光，一个微笑，已足够珍贵，也足以告慰心头的伤痕累累。

### 第四章 断点之后 / 29

几天来，每个人都单独生活在各自的空间里，有意无意地避开所有可能甚至是必然出现的交集，互不干涉，彼此相离。似乎所有的纠葛都出现了断点，可断点过后，一切还是要继续的。

### 第五章 无题爱 / 36

当一个女人遭遇了来势汹涌到不可抗拒程度的爱，恐怕她也只有举手投降这一种选择了。问题是，令其投降的，是这份爱，还是那不可抗拒的汹涌来势呢？

## 第六章 裂解 / 40

在温度攀升到七百摄氏度以上时所进行的裂化是深层次的，我们称之为裂解。但这远不及看似固若磐石的情感上出现的细若蚊足的裂隙。因为，只因为，那是情感，与心相关。

## 第七章 雨线 / 48

双双相悦的两情终于到了爆发的时刻，听上去确是人所共望的事。雨线般交纵的情脉中，相悦的外围，必有相伤。

## 第八章 怀春 / 52

怀春，少女爱慕异性。倘若所谓的“春”只限于“怀”，那便成全了一段酸酸甜甜的暗恋，却很难出现所冀望的结局。再倘若这“春”超脱了“怀”的范畴，那么就难免会有所伤害。纵然伤害再多，乃至伤痕累累，谁又甘愿，只享受并忍受暗恋那甜甜酸酸？

## 第九章 弥合 / 58

有一种说法称，粉红的玫瑰代表着最初的恋情。我们却曾想以之求取永恒，不知有没有想过，初恋只有那么一小段，甚或只那么一瞬，就好似玫瑰粉红的褪去，直至零落成泥，与永恒本不相关。

## 第十章 情书 / 65

当一颗心已经有了归宿，有的浪漫只是温暖，有的温暖只是浪漫，还有的什么都不是，不再是。

## 第十一章 真相 / 70

有些真相是禁不起曝光的，而另一些却可以在阳光下熠熠流光。

为情所伤的妙龄女子表现出的却是一副决绝百般的坚强，这幕关于情感的剧，是悲，还是喜？

## 第十二章 责爱 / 76

责与爱，可相悖，也可相容。对于一个男人，最不该的或许就是逃离了。然而，却总是在进行着这样那样的逃离。很多事，没有除非。

## 第十三章 烙印 / 82

某些人的某些话在某些人的思维中烙下了印，不经意间，随口说出。但这，并不关乎爱，只是一种发生在潜意识中的传达。

## 第十四章 流光·等待/89

光在流动，而时光却在流失。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是来回往复的循环，后者却是一去永不再复返。卷入其中的伤心人儿在伤痛的不竭流动中把激情一次次流失，一点点放逐。

等待一个人，一份爱，一个爱的人，对一个人的爱。

## 第十五章 替/97

照顾、疼惜……很多很多的词很多很多的事都是可以“替”的，一个人“替”另一个人。然而，有那么一个词、一个字、一件事是任谁也“替”不了的——爱！

## 第十六章 真的爱你/105

有事终须发，情自是亦然。

当心灵处于极度的空乏，无助感便会充塞其中。如果织出一张细密的网，那么从网眼中筛选出来的便是最真的情。

## 第十七章 同心圆/111

夜，纵然再漫长也终会过去，因为昼早已耐受不住再长的等待。

一个女人，几个男人。切莫用所谓的“主流”的态度妄加揣度甚或是无稽的评说！他们之间，是纯情，很纯很纯。只有一个圆心，却画出了几个圆，互不相交，真是神奇！

## 第十八章 不可能/116

在某一个或晴或阴的日子，他们蓦然发现，他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或许有人会说相恋伊始就该想好今天的所有可能，包括不可能这么一种可能。然而当初，两颗跳得激动过火的心，又哪里腾得出空来想这么多？这就叫爱情！

真正的冷永远不会来自天气，就算天气再冷也不会。因为结冰的地方，被冻伤的所在，是心——最温存的梦乡。

## 第十九章 委屈吗/126

为一个深深挚爱自己并为这份他永远无法真正得到的爱付出如此多的人，扮演一下他真正的恋人，委屈吗？不委屈！这跟“委屈”这个词哪里沾得上边，这分明就是幸福嘛！天大的幸福！

## 第二十章 无法定义 / 132

概念化的注解往往更具说服力，而生活化的言说却更易博得认同感。然而，却有那么一种爱、一份爱，是无法定义的，却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或许，只限于感动与感怀。

## 第二十一章 铭记 / 136

我们总试图遗忘一些旧事，事实上往往是，遗忘得愈远，铭记得愈深。

## 第二十二章 危机 / 144

危机之所以是危机，是因为它一直藏身在看上去风平浪静的表象之下，是静待着时机的危险。然而一旦爆发出来，或许就会变身为劫难。

## 第二十三章 爆发 / 151

危机不同于炸弹，爆发时未必就会制造出多么大的动静。它可以是很慢很慢的一个过程，就好像用一把钝钝的刀子在原本就伤痛不堪的心口拉来拉去，让所有不愿再去提及的伤心往事都残忍地从那血肉模糊的口子流出来，再真真切切地痛上那么一次。

## 第二十四章 镂心 / 158

伪装的坚强背后总不缺艰难隐忍的暗伤，习惯于装作一点也不会在乎，而每每听见那个久匿于心的名字，或是在每个梦醒之时忆起与他（她）相关的一个抓拍、一串剪影、一段过往，总是会在一波波阵痛过后赚得个满心欢喜。当再次沉沉睡去，眼角准会滑下一颗暖暖的泪。看上去像一个沉甸甸的铁球，可是谁又了解那早已被他（她）镂空的心？

## 第二十五章 谜 / 165

我们总是竭尽全力去揭示“谜”的真相，然而却极少去想这个“谜”的本身，它是什么？揭示了又如何？果真亲手将谜底从错综复杂的谜团中翻出来，通常会猛然发现，费尽艰辛所揭示的不是当初的那个“谜”，而是打包贮存的——痛。

## 第二十六章 大局 / 171

很大的局，因为这个局很大而让人不得不去一心顾念。然而，在某些人的意念之中，与情相关的才是真正的“大”，大得超过了所有的“局”。



## 第二十七章 无助 / 177

当一个本该亲昵的称谓让你觉得不可名状的陌生。是因为支撑这个称谓的情已淡如白水，还是你的心在蚕丝般绵长的回忆中被深深刺痛？

当灾难迎面而来，几颗稚嫩的心被无助占据。他们背后的支撑，却在各怀心思。

## 第二十八章 圆规 / 184

一端的尖针站在锁定的一点，随着另端的笔芯眸波流转。当你走累了，随时可以靠到离开时的那个“岸”。

## 第二十九章 好好的 / 189

在痛痛的滋味由心头轻描淡写地滑过之后，我还是要酸酸地说——好好的，我们要好好的。

## 第三十章 怕你受伤 / 195

就是怕你会受伤，才狠心将你推离我的身旁。纵然有泪水在我我心里流淌，也不愿让污浊迷离了视线期许的方向。我心里那痴痴念念的盼望，祈求被雕刻成你爱看的模样。到地久天长，到地老天荒。

## 第三十一章 心在疼 / 200

生物都是在不断地趋附于适于自身的环境。就好似，相比肌体上的苦我们更在乎心里的疼。只是想让自己的那颗心再为他（她）彻彻底底疼上那么一次，仅此而已。

## 第三十二章 谎 / 204

我们总是自以为是地给一些东西一些事情加以分类。譬如，谎。有那么一种特别的谎是超脱了我们所规划出所有可能的类别的。因为它藏身在爱的心底，没有谁舍得去狠心戳穿。

## 第三十三章 散落一地 / 209

一颗颗坚果落地敲起的寒冷声在秋冬之交更加寒冷的风中拼命地挣扎着。那地面上无助滚动着的，抓不到手里的，是坚果？不，那是心，随凋叶一起落地的——心。

我永远不会忘记，用我由心而发的无可抗拒来温暖你，直到，直到看见你幸福的泪滴。

## 第三十四章 碎了记忆 / 215

最怕的就是孤单，那么，只要不孤单，就好。

是记忆弄痛了你的心，还是你心里的痛将记忆揉碎？

圈起所有的江海，拢住所有的山石，只为做一场盟誓，来见证轰轰烈烈的爱情。随即在瞬息之间轰然崩塌，不小心成了海枯石烂。

## 第三十五章 瞒 / 223

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瞒天过海”这个词，之所以有些秘密只是秘密，是因为有些情谊在被有些人担当着。一堵密不透风的墙，更是一份顶天立地的爱。

## 第三十六章 笑过之后 / 227

忧伤是一个泥潭，从泥潭中挣扎着爬上岸后，抖一抖满身腥腥臭臭的泥巴，换一套干净的行头，回归到原有的生活，该乐乐，该扯扯。只是，他们曾忧伤过，永无法忘记。

## 第三十七章 情择 / 232

有人说爱情终归要沦为亲情。那么，尚未沦为亲情的爱情与亲情遭遇在一起呢？

很多事在一开始就注定了哭泣，哭泣却什么也注定不了。

## 第三十八章 真的？假的？ / 239

验钞机、防伪码、测谎仪……你在意的是真假，我用心于真情。

## 第三十九章 N年 / 244

十年后……片段……

## 第四十章 我们 / 250

一本名为《温暖的忧伤》的手抄本“自述集”被A大的学生们争先传阅着……



在遭遇与凯的第一次邂逅之始实际上就已注定了后来的遍体鳞伤，或许在冥冥之中早已有了关乎情感、关乎命运的定数。这就是所谓的——宿命。



## 1

鳗一直以来都很厌烦在人员众多、杯盏交错的场合出现。无论是以何种名目开的 party，还是缘于乔迁、高升之类的酒席，但凡能推的统统推掉。她自己常常会想，是不是我的骨子里满是忧伤？

幽酪书屋开在 A 大的斜对面，透过刻满鱼尾细纹的玻璃窗看得见 A 大门卫室旁那几个近乎同样羸弱的保安和进进出出的学生。令鳗费解的是，他们看上去怎么总是那样热热闹闹的？鳗就是这间小书屋的主人，书屋里的格局摆设都是按她自己的喜好设计的，若干个胡桃木书架在屋子里环成一个心的形状，每个书架都是向上倾斜放置的，最顶端抵在四周的墙壁上，站在门口看去就好像无数颗心堆积在一起，由下至上，渐次变大一圈。走进书店的中央，摆放着几张茶几样式的书桌和十几把有舒服靠背的椅子，供阅读者使用。玻璃桌面上

贴着微红的塑料薄膜，书架和椅子都漆成浅胡桃色，柔和且温暖。书架上摆放着各种 A 大学生喜欢的书刊。对着门的一侧悬着一个小本子，橙色的封皮，如果需要的书没有找到就可以记在里面，鳎准保在承诺的时间内以约定好的联系方式给你满意的答复。

鳎是个极少会感觉到无聊的女人，或是女孩儿。她总能在旁人看似无聊的事情中找到不无聊的所在，自得其乐，甚或是乐此不疲。

午后的阳光照进屋子，洒在摊开的杂志上，又渐渐爬上她池水般静寂而默然的漂亮脸蛋，温暖且不无暧昧。仰起脸，眯缝着眼，望向那阳光，很舒服。这种淡淡又柔柔的感觉之于如今的她，刚刚好。

起身去翻书架上的那个橙色的记录本，最后写上去的另翻了一页，其实上一页有足够的空间供他来写需要的那本篮球杂志，可他偏偏另起了一页，并且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联系到他的信息。页底处还留了这样一小段文字——“或许我可以做一缕温暖的日光，打开你心里潜藏的郁结，融掉所有坚硬如冰的过往，给你一个全新的开始。当然，前提是你愿意我如此。”鳎的嘴角滑过一丝浅笑，这么阳光的男生，竟也写得出如此美好的文字，难道他看得出我的过去？通过我的眼、我的行为，抑或其他什么？

对于这个男生，鳎了解得也不多，如同对时常光顾书屋的其他读者一样。他是 A 大的学生，听与他同来的人唤他袁，其他的一概不知。但却坚信能从众多男生中准确地辨识出他来，只需一眼。凭着从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明媚的气息，胜过那张英俊得不容半点挑剔的脸颊，还有明澈见底的眼眸。

## 2

鳎有电话打进来，是粉红色棉布百褶裙口袋里的手机，书屋里没装电话。手机也是很久才会很偶尔地响起那么一次，她与外面的世界似乎是隔绝着的，像终日浸在水里的鱼儿一般，静静地观望着外面的人来人往，阴晴冷暖。

放下装着橙汁的杯子，鳎的身体向后微仰了些许，把手机拿在手里，是个陌生的号码，应该是 A 大的基站号，逾万人的校园，几乎占尽了移动的一个号段都不止，很容易辨识出来。只是，谁会知道她的号码，给她打电话呢？

“喂，你好，我是袁。”清脆而略显颤抖的嗓音，一并传过来的似乎还有强劲有力的心跳。

他约她，晚上七点半，圣典餐厅，2 号包厢，送杂志。



这份听得出的诚笃不容她半点推宕。

整个下午，书屋里只来了几个装扮过分妖娆的艺术系女生，通身尽是不适其质的妩媚。法国的兰蔻梦魅，这种香水正是她曾经的钟爱。如今闻来，却是如此的难以接受，甚至是反感、厌恶。

香水，用香料、酒精和蒸馏水等制成的化妆品。从玫瑰、蔷薇中提取的香精油这种天然的香料也曾是她昔日的最爱，以及那些用酒精麻痹掉的无数个漆黑的冷夜。

几个女生拣了几本最新档期的时装杂志围在一张书桌前翻看着，纤白如葱的玉指故作优雅的姿态，看上去僵硬而缺少生气，修剪过的指甲停在随意翻开的页面上端，牵强得可笑。鳗没有过多理会，即使她从心底抵触。她知道，她所抵触的何止是这几个未经或浅尝世事的女孩儿，更是昨天的自己，以及那一段段不忍睹视的过往。拿着自己的杂志，坐到离她们相对远些的地方，独自翻看。

女生们的讲话声很大，与其蹩脚的装扮比起来更是漏洞百出。鳗虽然仍在貌似安静地读着页面上的文字，耳鼓却不得不忍受着她们的侵扰。她们在谈论的是一个男生，帅气、阳光、有背景，是她们梦寐以求的心仪对象。十余分钟的大声谈笑过后，其中一个在眼睑处涂了厚厚一层荧光粉的女生泄气地说了句：“看来袁今天是不会来了，我们走吧。”之后，几个女生叹着气出了门，高跟鞋与地板磕出笃笃的声响。

太阳渐渐西沉，阳光从屋子里移出，橘黄的灯光散下来，像一道道绸带，不由得生出几分困意，强打着精神坐着，直到七点十分才打烊。这里距闻名遐迩的圣典餐厅差不多有十五分钟的车程，拦车以及走路再占去大约五分钟，七点半刚刚好。她不愿提前，也不愿迟到，准时就好，也最好。

### 3

自言自语地抱怨了整整一路的司机刚刚踩下刹车，袁就将一张面值一百的钞票从敞开的车窗递了进来，彬彬一笑，“不用找了。”随后转过身来，拉开车门，将手背抵在敞开的车门顶端以防里面的人不小心碰到头，躬身说道：“鳗，你来了。”

鳗本想将手里的杂志递给他后就回住处，天色已晚。“进去坐一坐吧，哪怕仅一会儿，好吗？”他的话还是让她无从拒绝。她的脑子于瞬间丢失了所有

的思维。

推开2号包厢的木门。闯入眼帘的是近两米高的大生日蛋糕。每层上都插着二十五支红蜡烛，围绕成二十五颗由烛光组成的心。映照着一张张年轻而纯粹的笑脸，橘红的烛光在大家高低起伏的呼吸中不断地颤抖，似心在搏动。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小鳗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歌连同有节奏匀称的拍手声在鳗的耳畔响起。

袁俯身在鳗的耳边轻声说道：“鳗，生日快乐。今天是你二十五岁生日，这个屋子里一共有二十五个人，以后每年你生日的那天，我都会多为你邀请一个人来给你过生日，也会再多送给你一颗心，直到我们很老很老，老花了眼，老白了头。”

袁把邀请来的朋友一一向她介绍，之于她，眼前的面孔都这么陌生。

“这位帅到长青苔程度的帅哥是凯，我最好的朋友，生猛律师一枚，律师界明日之星！”

鳗抬起的视线触到凯含情脉脉的深眸便已舍不得移开。这目光仿佛来自前生，或者更加久远，有着一一种摄人心魄的魔力，少有律师眼里的那份聪颖与敏捷，却平添了几分柔，柔且韧，像个落魄的诗人。

凯上下打量了她一番，橙色的小衫，粉红的裙裾，以及蛋黄色的 Kappa 运动鞋袜，还有头顶上粉色的蝴蝶发卡。欣然赞道：“你看起来真暖。”

“是吗？谢谢！”鳗把眼移开，微微颌着头，心里似被什么拨弄着，很暖，如他所言。而这说话的声音，仿若形成了一个磁场，她的周身以及灵魂都无法摆脱其强大的吸附，就好像来自寂夜中自己的心底。

#### 4

从盛典离开时已近十点，包厢里弥漫着红酒散发出的醇香，这些人一直在把红酒当饮料往嘴里灌，此时或多或少都有几分醉意，偌大的蛋糕也被挖去不规则的一块一块，抹在彼此的脸上、身上。唯独他——凯，一直都坐在一隅的沙发里，托着半杯红酒，不时轻啜一小口，嚙动几下唇齿，若有所思。泛白的牛仔裤，乳白色运动鞋，也是 Kappa，立领的米色汗衫，腿上搭着外套，浅蓝色，休闲装，做工精细入微。

袁执意要送鳗，以及那么一大堆礼物。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张卡扔在餐桌上，“用这个结账。”没有特意对哪个人说。



“袁，不要走，不要走！”仰躺在沙发上的一个女孩儿含糊地喊着，一只手还在胡乱挥舞，扬起，拍下。声音孱弱且含混，“不要走，不要走，求求你不要走，求求你！”可谓已是酩酊大醉，另一只手仍死死抓着少半瓶红酒，每喊一次袁都要抓得更紧一些。神色无助到无以复加，让人看了心疼。

这个女孩儿鳎曾见过，是 A 大的学生，天真可爱的那种，有个好听的名字，俏。前些日子要在她那里找一本《星火英语》，鳎跑了好几处才弄到手。这女孩儿在电话里一连说了十几个谢谢，来取书时还称呼鳎为姐姐，很单纯，也很亲切。

“走吧，鳎，她只是喝醉了。”

鳎跟在袁身后出了餐厅。夜色凝重，有点儿凉，轻轻抱了抱肩膀。

袁拦了辆出租车，把礼物摆进车后面的座位上，让鳎进车里稍等一会儿，自己跑回了餐厅。

很久了，很久晚上都不曾出门了，几乎每天都蜷在沙发里看那些综艺节目，见那些华服艳丽的主持人拼命地哗众取宠，捧腹大笑后再独自忍受笑过之后的空落感，窝进被子里还是能很快睡熟，并且通常会有一个好梦。今天才真切感觉到，原来晚上外面是很冷的。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是她出生的日子，自己都忘记了，亏得还有人记得。他，这个叫袁的男生怎么会知道？那个叫凯的何以会给自己这番似曾相识的感觉？

袁进了车子，把取来的外套递给鳎让她披在身上御寒。鳎认得出，是方才那个叫凯的，浅蓝色，休闲装，做工精细入微。

冷冷的色调，却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当真是无缘无故？

## 5

鳎坐在沙发里，把凯的外套搭放在腿上，学着他的样子坐着，拿起躺在一旁的遥控器当做酒杯。电视机里正播着某个娱乐节目的庆典，主持人从舞台的这头滚到那头，再逆着滚回来，以此博得台下前仰后合一片，席间的一个五六岁大的女孩儿号啕大哭着，还换来了摄影师的一个特写，而身居两侧的夫妇快笑出了眼泪来。这样的节目真该被归类于幼儿不宜。鳎也无暇理睬过多，学着凯的样子，觉得那个姿势，那种神韵，别有一番情味儿，是能深深吸引她的那种，同时也是学不来的，架子学得再像也终究是外在的，特有的内在的超凡是掺不进丝毫做作的。

抻了抻那外套的肩角，铺在腿上仔细叠着，抚平每一处细微的皱褶。柔柔托起，凑近鼻息，一股难以言喻的气息，绝非源自某种名贵的香料，也不是漂洗剂之类的，而是一种来自身体本身或者身体内部的味道，甚至根本不该用“味道”或“气息”来描绘，是一种感觉，或共鸣，心与灵魂。这，让她痴迷，醉在其间。

“嗡、嗡。”短信提示惊扰了鳎正酣的情绪。

“鳎，拉开窗帘，看一看仅属于你我的夜空。”

手心在衣服表面轻轻抚过，放在一旁，裸着脚，拉开窗帘。

七彩火蛇盘旋舞升，凌空碎开斑斓盛莲，燃得夜空如流岚霓彩盈满。

一辆越野车的四周排满了桶状的烟花。袁站在车顶上，手里舞动着烟花棒，朝鳎的方向招呼，火花在他不注意时掉落到他的身上，他将烟花棒慌忙扔掉，在身上紊乱地拍打着，把对襟汗衫脱下来，对着鳎拉开，露了个大洞。

烟花怀着无比欢悦的心情腾起，碎开，满目璀璨。

袁将汗衫举过头顶，用力甩动。身子白净且结实，面对着鳎的方向呼喊着。

鳎家里的窗子是消音的，市面上标着不菲的价格，她早已厌倦了外面的喧嚣。喜欢安静，很喜欢。

满夜空的烟花看似如梦如幻，童话一般。王子正在车顶上以激情又青春的方式喊着什么，虽然那发自肺腑的声音被玻璃挡住了，却也辨得出，我爱你！

童话中有王子，制造童话的也可以是王子。一个是A，一个是a。

小区的保安嚷嚷着向袁跑去。

袁依然在挥舞、呼喊，似在狂欢。

烟花，真美。





两根、三根……若干根尼龙绳彼此缠绕、  
纠结，直至打成一个个结。果真到那时，谁  
还解得开？



## 1

林接住袁扔过来的论文，一面翻饭卡一面问道：“不去上课？”

林当属寝室里最老成的一个，另两个室友分别是满腹歪才的毅和寡言少语的然。林、袁二人彼此间几乎无话不谈。女生中无话不谈的朋友算是很常见的，男生中却极其难得，更何况又是出身迥异的两个人。

袁把新洗好的鞋带穿好，系上，起身跺了几下脚，笑容满面。“不去了，把你那顶大礼帽和风衣借我用一下，有重要的事儿去做，论文替我给那老头儿就可以了。”

停下手来，林缓缓转身，幽灵一样的动作，迟缓却不僵硬，怪哼了几声，“臭小子，有艳遇了吧！怪不得昨晚说梦话……”说到这里就停了下来，绕着袁身前身后转了一圈，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继续翻饭卡。